



看了那么多废墟和死亡，你会觉得，你对死亡妥协只能是不道德。最朴素的意义上的那个不道德，一切意义上的那个不道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我学生发来的一条短信：

——老师，今天早上又有一个研究生跳楼自杀了。这是三年来的第三个。

要在平常，我会沉痛地惋惜一下，多好的年华啊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但当时我没有惋惜，只有愤怒，也许我免不了武断，但我的确很愤怒，我回短信：

——如果他到北川来，就会明白自杀是罪过。

不知生，焉知死。不知生，死或许也是白死了。刚下过雨，老县城空落落地冷，我走得浑身冰凉，到附近一家羌人饭馆里吃晚饭时，我让老板搬来火盆，恨不能一头钻进去才能暖和过来。吃饭时，我听到自杀的事。北川政府里的一个口碑很好的官员，孩子在地震中丧生，震后他拼命工作，但终不能从辽阔的死亡之痛中摆脱出来，自杀身亡。我见到了他的岳父，一个强壮的羌族老人，让我想

饱食不宜早眠，剩下的长夜尽可叙谈。小棉玉觉得至为神奇之处，即这位有名无实的夫君，竟能讲出无尽的故事，听来件件有趣。讲述的间隙，舒莞屏说一句：

“既为至亲姐弟，提调大人必得帮我出逃！”

“至亲姐弟如何分离？”

随着这句反问，左臂被咬得疼了。他啦啦叫着：“我说过，我会以死相抵；今夜我还要说，如脱逃功成，你就是我一生的恩人。”“既是姐弟至亲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不过舒府已毁，公子还能逃向哪里？”“我尚不知。一只鸟儿出笼，会立刻飞向高空旷野，然后才能寻一个落脚地。”小棉玉放开他的手臂，仰脸看浓浓夜色：“公子，冷大人既在你出逃时下过诛杀令，也就不再留一分通融。如此想来逃路窄而又窄。他不过是在你颈上拴了绳索，把这一端交到我手里罢了。他那双眼睛太过狠准，只要一瞥就知道绳子拴牢了没有。”

舒莞屏深以为然。他好像看到了深夜里那对阴鸷的目光。当他试图回避时，更高更远处又投来另一副目光：温婉而犀利，却让人愈加战栗。他今夜有一种冲动：为身边人讲述那个故事，即自己与大公的大风大雨之夜。最后一刻，他抑止了这一欲念。他将把这个秘密埋葬，为什么，不知道。大公赠与的一对小海雀，他离开那间屋子时，用皮纸层层包裹，埋在一棵苦楝树下。

“春天到来时，水路陆路畅通，我将作为巡督出行。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双双对对了，冷伯最愿看到这样的场景。”小棉玉说。舒莞屏心头一阵豁亮：“那该是最好的出逃时机。我是说提调带我离

起西夏王李元昊。老人为我们唱羌族传统的祝酒歌，歌声慷慨昂扬。他的女婿自杀前即将满三十九岁，和我现在差不多年龄。我不知道该对他的自杀说什么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他面对死亡所承受的精神压力。正如前面所说，一个生命。我给我学生又发一条短信：——帮我查查，那学生为什么自杀。

晚饭结束在六点，这一天还没有结束。这一天很重要，对，你们昨晚一定也庆祝过了，平安夜。今天圣诞节。这个洋人的节日越来越被大家接受，很好，节日可以让我们多一点快乐的理由。啊，你们也觉得生活不容易？呵呵，你们的感觉对头，生活的确不容易。大概咱们的钱老师也有同感，所以建议我去教堂过平安夜。一个乡村教堂，一个多小时车程。多年前我在南京的时候，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度过一个平安夜，从那时到现在，所有关于教堂的平安夜知识都来自那里。这些年陆陆续续看过不少国内外著名的和无名的教堂，在去乡村教堂的路上，我用既有的教堂和平安夜去想象它。这一次钱老师亲自开车，在这里我得严重夸奖一下钱老师的车技，从高速路下来，在黑暗曲折的乡村夜路上，我们的车如行云流水。很多年没走过乡村夜路了，我老觉得车要飞起来，不是出事的飞，而是鸟一样自由的飞翔。黑夜此时干净纯粹，极为养眼。

经过一个村庄，又经过一个村庄，前面光影斑驳，人声杂乱。到了。几百号人站在路边，我们的车停下时，旁边放起了烟花。因为黑夜黑得彻底，乡村之夜的五彩焰火，你们可以想象，比城市里逢年过节的焰火表演更漂亮。还有人在放鞭炮，空气里充满了好闻的硫黄味。钱老师的一个学生在这里做镇长，带着几个朋友迎过来。镇长说，圣诞节在这里是个盛大的节

日。这一晚，方圆百公里的教众都来这座百年天主教堂过平安夜。在进教堂之前，我们要先来个篝火晚会，喝啤酒吃烤羊。节日就要当节日来过。

就不详细描述篝火烤羊的诱人场景了，免得大家流口水。不过你们完全可以想象，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，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，肥羊刚刚宰杀，鲜嫩的羊肉在火上滋滋冒油，香味如大风无孔不入，咬一口羊肉喝一口啤酒，大块肉大碗酒——好了，不说了，再说我真要口若悬河了。这一段略去。镇长带我们去教堂。

去过这所教堂的同学请回忆，没去过的同学就尽情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。它很大，国内的乡村教堂大小我也看过几十座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，可以容下上千人同时做礼拜。继续想象：一百年前的西洋建筑，尖顶，彩绘玻璃，哥特式的礼拜堂。也许曾经繁华富丽，但现在，被乡村的风雨吹打一个世纪，请继续想象：门窗有所坏损，神圣的色彩开始剥落，天花板和墙壁上渗出水渍，没有长条座椅，只有一张张宽窄参差的长条凳。我们进去时礼拜已经结束，还有四五百教众不愿离去，坐着、站着、跪在长条凳上沉默着祈祷。教众、观众，大人、小孩，从三扇洞开的门里进进出出，各得其所，热闹得如同乡村庙会。请大家不要误会，说这些时我毫无贬损、批评之意，相反，我很欣赏；在我的理解里，乡村教堂就应该具有如此丰盛的俗世气息。也许宗教的仪式需要庄严正大，安宁清静得可以随时聆听到神意，但我以为更需要将信仰给日常化，像水溶于水，进入最平常的悲欢与哀乐中。不管你心情如何，你都知道，这宗教和信仰最终要成就于我们的，是一个欢欣的世界。在教堂里，在那些出入教堂的乡村人身上，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词，它

与“生命”一样是我们文学的最重要的关键词，这个词是：众生。

关于教堂，我还想提供一个细节，我们见到了教堂里年迈的修女。她安静地坐在狭小的房间里，靠着炉子烤火，九十八岁，面目清朗，身体健康，我们向她问好。她说，圣诞好，你们坐，一起烤烤火。她一生独身，但她像老祖母对孙子辈那样家常地说话。

如果我说，这位与我们老祖母同龄的修女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经文，想必大家不会反对。她的年龄在，她的修为在，这样一个生命，众生之一，一定是说来话长。一座百年乡村教堂，一个说着方言的年迈修女，我感到的是生命的无上尊严。

如果要把这些写成小说，说到这里我可以打住了。我相信就算原封不动地寄给杂志的小说编辑，也不至于被判定为非小说，糟糕到看不下去。但是我还想继续说下去，因为这一天还没有完。接下来我们回到绵阳市区。钱老师问：

——歇着还是再走走？

——我想喝两杯。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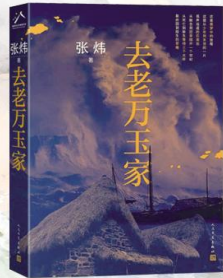
钱老师以为听到了笑话，他知道我的酒量不堪入目，且对酒毫无兴趣。可我昨天晚上就是想来点酒。我没有告诉他，这一天，在我此生的第三十九个平安夜，我在绵阳经历如此之多，喜与悲，动荡与平和，如此之大，不弄点酒把自己整晕了，我觉得愧对这一天。

好了，最后该道歉了。因为昨晚超水平发挥，我成功地把自已放在了酒吧的吧台上。宿醉未消，只好把原定上午的演讲推迟到现在，还把本该演讲的内容给忘了，不得临时说了这一通力求不是流水账的流水账。务请钱老师和诸位同学见谅，希望大家理解文学有哪怕一丁点帮助。现在，我在等着我们的学生告诉我那跳楼同学自杀的原因。谢谢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 张 炜（连载 120）



开大城池，也就不愁没有可用的间隙了。”“你会这样想，府中大人也会这样想。一路眼线不知会有多少，所到之处，那些人无论多么殷勤，暗里都会留心这个。”“他们都是冷霖渡的人吗？”小棉玉摇头：“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护城副都统的人最多，他从根上说是朱砂滚子万东将军的人，也是大公心腹。”“万东不是大公最为倚仗的人吗？”“正是。不过他和大公毕竟不是同一个人。”舒莞屏点头：“总是这样。就因为凡事有太多的‘不过’，这才危厄重重，举步维艰；大公或冷大人也就游刃有余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”小棉玉双手扭动，像是痛到折断一般，说：“我说过，我恨冷伯；可我不会欺瞒和背叛万玉大公。我在心里把她比作母亲，我不能成为举目无亲的孤儿。你走开的一天，我就更不能离开她了。”

“那我也就明白了，你终究不会帮我的。”一句出口，他感到了彻骨的凉意。

“公子，我不知该怎样去做。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，你已下了决心，要冲个鱼死网破，你是中了那个革命党人的蛊毒！可一想到我在出巡路上将你放走，犯下这等罪孽，就吓得胆战！也许我抱定一

死，为假夫君做下一切，再回头跪在大公面前，让她含泪将我斩首！没有别的办法，最后也只能是这个结局，公子啊！”

舒莞屏无法安慰这个悲绝的小人儿。他忍不住点亮烛光，想看看这个以泪洗面的人，记住她这个夜晚哀绝的面容。他俯身看着，发现这双稍突的眸子眼白很大，因为长时间的愁苦织满了血丝，连深长的鼻中沟也盛满了泪滴。他把烛台放到一边，说：“我不再乞求了，也不想连累与你。每个人的命都是既定的，我现在更信了。”

“公子，到了时下一步，你是无法逃离的，除非舍上性命。可是万玉大公，她又断然不许你受一丝伤损！公子在行营的一天，大公远远看着你，你可知她是怎么说的？”“怎么说的？”小棉玉深吸一口气：“大公说，好生俊美的公子啊！别说其他，单单是为了这副模样，也要用丝绒儿小心包裹，放在咱们沙堡岛这里！”

舒莞屏咬紧了牙关，抵御突然袭来的寒意。他知道炉火将熄，两人因为激切的谈话而忘记了什么，于是赶紧添柴。噜噜之声再次响起，他的思绪飞到了遥远的河东，那片山地。她刚才提到了那个

人，那个脸色苍黑干瘦的年轻革命党人，一个自己引为兄弟的人。可也就是那个慈悲的、无所不能的女人，最终并未阻止凌迟的刀斧。这个女人当年对“五微子”也是如此。什么“快马骠令”，全是谎言。今夜，他的眼前交织着两道目光：革命党人和奶娘，他们两人的心窗，最后一闪。

凌晨时分飓风来了。隆隆声无处不在，像一只巨手摇撼大地。他们觉得身子下的炕在浪涌中漂移，耸到高处又悠然滑落。窗子封得严密，这时却发出尖叫，有个莫名的妖怪要钻进这温热的角落。有什么折断了，从半空抛砸屋顶，发出骇人的哐哐声。一只在飞翔中嚎哭的巨兽正从北部海湾启程，一路追击轰打，落下大滴血腥往南而去。乌云裹了无数的冰坨和盐晶打磨的锥子，在沙堡岛上空盘旋，啦啦啦垂直落下。那些未能搭得坚实的小生灵的窝巢，以及岛上的簪子和草窠，都在这铺天盖地的轰击下坍塌了。

小棉玉试图从被子下拱到男人身边，刚刚接近，就听到了那颗心脏在轰击。她伸出毛茸茸的小手，在离开一寸多一点的地方悬停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（连载 74）

○ 陈 彦

朱武干还是坚持要与安北斗会合，一起商量着办。正在这时，安北斗就来了。孙铁锤一见他身上挎的那些玩意儿，就老想笑，开口先攘了一句：“安干事，背着长枪短炮的，是准备打温存罐的脑壳呀还是给他腿上钻眼哩？”

安北斗望着孙铁锤那张刮得跟青冈石一样生硬冷酷的脸面，突然发现，这家伙不仅浓眉大眼，而且还有了几根长寿眉朝下耷拉着。不过他老用手朝上抹，立棱起来，就有了张飞、李逵、鲁达之相。且眼睛也长得圆鼓睁睁，鼻子坚挺如削，嘴巴方正阔大，就是厚嘴唇略有些外翻。村里人都说，跟他爹越来越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难怪有地方算命先生说，他跟他爹都属奇人异相：要么命大福大、通吃八方，遇见战乱，还有可能出将入相，甚或率土一方；要么命浅福薄、终身是祸，即使平地走路，也会跌坑坠洞，死伤无常。为这事，孙铁锤还找过那算命先生，准备拍他一砖。谁知先生死活只承认他说过八个字：“命大福大，通吃八方。”并且还补了九个字，“绝对的！绝对的！绝对的！”可谁都知道，他老子早已死于无常了。孙铁锤倒是呈现出了蒸蒸日上气象。

安北斗听完孙铁锤的安排后说：“不需要，你们都去搞接待。这么多车、这么多人经过村子，还有那么多游客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尤其小孩、老人，还有痴聋瓜呆的残疾人，车灯刺眼，喇叭又刺耳，容易惊厥乱跑，出了事就晚了。”

“可最大的隐患是温存罐哪！”孙铁锤说。

“那儿有我就行了。你和朱武干把主要精力放在现场指挥上。一是保证车队顺利通过；二是保证游客不出问题；三是确保村里留守人员都别朝车队和人窝里挤。任务重着呢，不是一个温的事。”

孙铁锤还巴不得安存嫌把温存罐的破事一包袱揽了，他好耍人去呢。北斗村啥时玩过这么大的世事。羊蛋、狗剩、骆驼、磨凳更不愿意在这样显赫的场面上，不露脸，不整腾，而去看守一个瘟神。

朱武干还把安北斗拉到一边问他：“你一人吃得消？”

“让这些人来，只会添乱。从目前看，温一无所知，还在打夜工压面呢。”

说话间，勺把山已在夜幕慢慢撒下中，渐趋明亮起来。整座山的轮廓一下被勾勒成一头下山虎的形貌。虽然村里剩下的看门老人和小孩已经不多，但还是发出了汇聚起来的噢唷声，像是集体发现了天外来客。

与此同时，勺把山以外的天空，也都泛起了光芒，像是黑夜又被重新点亮一样。对于常年除了星月再无别的光源的乡村，无疑比往常闹元宵、耍社火更具浓烈的节日气氛。可也就在整个天空发出了星球爆炸般划破夜空的光亮时，安北斗抬头一看，所有星星都瞬间暗淡下去，就连十分丰盈的上弦月，也只留下了隐隐约约一线乌蒙，像是许久不用而生了斑驳锈蚀的烂镰刀。

人们都朝勺把山欢呼奔拥而去，唯他站在那里，突然泪流满面，不能自持。昨晚就试过一次，据说七座山已全部点亮，可他在晚会现场看彩排，演出灯光十分强烈，让他难以想象外面的状况。他甚至还心存侥幸，以为几万个太阳能灯泡，大概不至于把灿烂星空毁于一旦。可今晚在远离主会场的地方，发现灯光对天空的污染竟是如此强烈，那就可以断定，整个北斗镇，夜空都是迷蒙一片了。他背在背上的仪器，突然比千斤还重，压得他甚至都想一跪不起了。

可南归雁再次发来了指令：

晚会已开始，大约一小时二十分钟后车队到达勺把山，务必做好最后保障工作。注意：小心村上对温如风采取过激行为，重大事情由你亲自决断。

这次他没有回信，是不想回。他不认为这项工程能给北斗镇带来什么福音。把七座山点亮，除非用直升机在空中俯瞰，就像人间仰望星空，兴许还有一点意思，但也仅仅是一点意思而已。站在地面看，能比霓虹闪烁的城市夜景美到哪里去？而天空由此一片苍茫，这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蠢事呀！城市没有星空了，乡村也没有了。星星和月亮难道从此要进入神话世界了？他突然想到了那个坚持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大利人布鲁诺，最后甚至被宗教裁判为“异端”，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了。自己虽然活得很好，没有人要烧死自己，可关于保护自然星空的说法，在北斗镇也属一个“异端”了，更是一个让谁提起来都要乐得喷饭的笑柄。他每每挎着、扛着、驮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重的观测仪器在前边走，后边就是一串扑扑哧哧的笑声，跟乡下人看疯子窜大街没有什么两样。

尽管他心里此时有一百个不情愿，甚至一千个强烈反对和抗议，但他还是准备去完成任务。他两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沉重地走到温家压面房的道场边沿，借着一蓬牵牛花卧了下来。（未完待续）